

靜餘玄問

席六

相問所得旁門小訣先生云吞嚙一事雲房三十九章已言之矣畢竟上嚙下泄無所歸蓋四大一身皆屬陰且道陽在甚處

相問陽在甚處先生云在乎杳冥冥恍惚之中釋氏有云不屬中間與內外是也邵康節亦曰見時似有覓時無自內求之皆屬陰也自外求之則又非正陽畢竟此事難說

相問參同契所論日月龍虎是精血麼曰非也是精氣麼曰非也相曰如是則是甚麼字

先生云只是神氣二字

先生云既是行法且可精進法不可多多則將來何所歸

先生又云行法如做官修道如隱遯如何一手捉得兩條蛇

先生云自紫陽下四代真人都只在相問既有解化月日何得云在先生云畢竟這箇是肉身先生因說 紫陽天白人

杏林常州人 毗陵師閩州人

翠虛惠州人又云衡州人

先生忽於卧席下出都天大雷玉書以授相可將歸急寫明日送來念汝一生慕道之心成汝一生慕道之志相問翠虛真人既號翠虛又稱泥丸如何先生云翠虛子乃其自號嘗以泥丸與人治病故湖廣中人呼之為陳

泥丸相問翠虛真人得法之由先生云先師得雷書於黎母山中不言其人姓氏恐是神人所授也丹法却是道光和尚所傳

先師嘗醉語云我是雷部辛判官弟子干道先和尚甚事相問翠虛解化之由先生云先

師嘉定六年四月十四日在漳州梁山與一

箍桶老子荷角入水而逝當日有潮州葛縣尉在漳州寧鄉縣見之先師與尉之父為父

契因寄一書使尉歸以達其父後方知當日在此死在彼見予時隨侍在彼目覩其事其

箍桶老子有一斧在地先師既相與入水勢不可救因與一二人同歸尋其斧則亦不見先師彼時在漳州起鵬會罷說與會主云我

要來會裏尸解會主不以為事遂留四句命予題之會中而去題云頂上雷聲霹靂混沌

落地無蹤今朝得路便行騎箇無角火龍湖廣中人常勒先師做詩但見自口縷縷而出皆成文理第不肯把筆耳

相問曰相之事先生其日淺邪六年矣所得深邪先生之道如海洪淵莫竊相從容之日

見先生為人驅邪治病或與之泥塊或與之木札或石或炭或可食或不可食或物或非物或有符水或但告之以方略每不與不告

之者皆不可治與而告之者例作劫相不知其如何竊亦心領意會仰先生之所為往往

亦靈驗曰此非世人所知

先生曰自涕唾精津氣血液之外有真身不必去此而就彼自喜怒哀樂愛惡欲之外有

真性不必是此而非彼冥然無所念宴然無所思終日食而不味終日衣而不絲謂我容

心於其間則飢寒飽暖為可憂生死苦樂為足慮其知道之見邪能知乎此審能如此則

知張道陵許遜葛洪之徒有妻子亦仙也有酒肉亦仙也其迹同於人其心異於人吾所以混俗和光者不欲自異耳魚欲異羣魚捨

水躍岸則死虎欲異羣虎捨山入市則擒相曰吁誠哉吾生死有命貴賤有天世人何不樂天知命徒爾惡死而好生惡賤而好貴夫寒暑付之天時此身非我有實天所生天將寒暑之聽其如之何也已

先生曰度人經云欲界色界無色界此三界也天心法書云天界地界空界此三界也今之人有曰上中下三界是其考究不精矣或又曰天地水三界則又謬之甚焉經云泉曲之府北都羅鄴如是則地水皆屬下界明矣甚○以至鄴都大帝為地界之主扶桑大帝為水界之主若論玉皇大天尊正為天界之主后土皇地祇正為地界之主斯當也如鄴都大帝扶桑大帝特一司之主宰耳

先生曰修丹口訣第一是要聚氣凝神又曰常常握固即聚氣念守嘿即凝神又曰萬神常凝謂之靈一氣不散謂之寶又曰金丹即靈寶靈寶即金丹又曰心荒即神狂則亂亂則不凝

又曰心寧則氣和和則定定則不散又曰護惜元氣如護惜眼睛又曰心死方得神活魄滅然後魂昌又曰心常如愚常要活潑發如走盤珠故曰圓通又曰此心呆又不是死又不凝

又曰先學無心次學忘形先生告相曰爾謂十一曜呪誡太上所說乎曰誡哉曰嘻彼呪中有謂甘石推流伏然甘德石申甘星箭也却是春秋戰國時人甘石未生此呪先有質之於此豈太上所說耶先生問紫元留元長曰爾謂世間混元如意之法誠然乎曰然曰嘻彼法中有呪云北極佑聖真君律令又曰三天扶教輔玄大法師律令果爾則可疑也佑聖乃周時人天師乃漢時人若是混元法已在太上之先亦不應用太上老君律令矣況佑聖與天師乎何哉謂混元也

先生曰先師泥丸翁曾在微廟時嘗遇大洞真人孫君與之曰昔者

元始天尊與太上老君所說經教甚不多後人採摭編錄遂成一藏如北斗經乃張正一所作南斗經乃王長所作之類大凡教人誦誦不如靈寶度人經玉皇天尊號為愈也先生告相曰得道者如嬰兒之在母胎得法者如元帥之坐籌帷

先生曰昔高麗僧有丹訣云不是有形物不是無形物看見為碑砢此是造化骨

靜餘玄問